

一位远离城市的小学老师，
与学生心灵交会的十五篇动人故事。
以文学之笔写出儿童眼前的纯真、想望与哀愁……



山童岁月

通向孩子心灵的15条小径

凌拂○著



NLIC2970825407

SHANTONGSUIYUE

山童岁月

通向孩子心灵的15条小径

凌拂○著



NLIC2970826407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童岁月——通向孩子心灵的15条小径 / 凌拂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656-0880-3

I. ①山… II. ①凌…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4039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2-5416号

版权所有 © 凌拂

本书版权经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授权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版, 委任安伯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代理授权。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尊师园书坊 40

山童岁月——通向孩子心灵的15条小径

凌拂 著

书系策划 侯 亮 沐 苇
责任编辑 李绮蓉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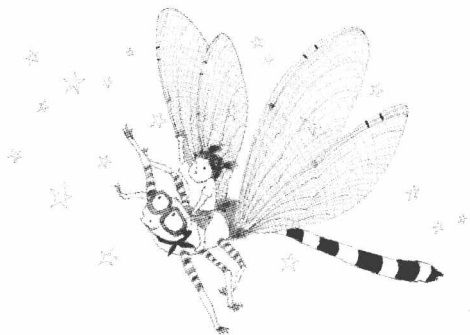
出 版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5号(100048)
电 话 总 编 室: 010-68418523
团 购: 010-58802818
新华书店: 010-68418521

网 址 www.cnupn.com.cn
邮 箱 zunshiyuan@hotmail.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23千字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目录



作者序 宽容的等待

辑一 师生的情谊

山童岁月	15
九岁的脸	39
×× 央去插秧	46
我的身体我的命	50
黑白郎君	59
李仔与王爹	66
月光仙子的天空	70
中指宣言	75
养动物的小孩	80
无邪有雨	92
孩子和我	105

辑二 教学手记

那一天我们要去看米罗	117
不是我变笨了——谈建构数学	134
我的国语课本	144
生态校园与校园生态	149

〔作者序〕

宽容的等待

有一天，老师教我们读一首诗，内容是：

我喜欢你
因为你知道我哪里怕痒
你不会来搔我那里
但是有时候
你会来搔那么一下下
不过如果你来搔我
我也知道要搔你哪里

选自远流出版《我喜欢你》

读的时候，老师说要注意音调：空格和分行的地方要稍为停顿一下。

我们读了一遍又一遍。老师问：“空格和分行的地方为什么要停一下呢？”李大明立刻举手说：“那是因为要在声音里，表现出逗点和句点的感觉。”老师微微点头说：“嗯！这个说法挺不错，但是还可以有不同的说法吗？”立刻又有人说那是要让我们休息一下，也有人说那是为了要让别人听得更清楚。老师故意一边点头一边卖关子说：“这些想法都有道理，但是你们到底认为是哪一个呢？”

这时候，胡哲文突然举手，一本正经地说：“哦！我知道了，那是要让我们吞口水用的。”全班听了哈哈大笑，老师也忍不住笑了出来，说：“逗点、句点的说法是标准答案，吞口水可是创意答案。标准答案加创意答案等于幽默答案，这是生活中的润滑剂呢！现在，你们一定了解要稍为停顿一下的意思了。”

这一节课过得很快，欢笑声中，一下子就下课了。

这是我曾经以“校园里的笑声”为主题，写的系列短文之一，情境来自课堂，信手拈来的生活故事。

记得教一年级那年，全班学标点符号，连反应最慢的孩子都学会了，只有一个聪明伶俐的阿戊，我从年头教他到年尾，一年级教到二年级，就是没有能力教会他在文章里使用任何一个标点。我纳闷不已，嘴里不说，心中却充满疑惑，常想问题不知出在哪里。回回上课，只要一有机会，立刻就对他重述一次。

当我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用不同的方法，反复对他陈述到第六次时，连我都开始暗暗佩服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有这等能耐，六次用了六种不同的方法，六个不同的比喻，把一个标点符号反反复复讲到这

样深透而有创意。而他总是淡淡地扫我一眼，又径自俯首迅疾振笔直书，仿佛没听到一般。那扫过我的淡淡眼神，传递的是他心底的语言，而我领会的是：“你很无聊耶！”我有些无趣，纳闷他的世界依旧没有标点这回事。

而今，时过境迁，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当年那情境是一种怎样的次第，促使我如此微分而有层次，细腻地去转递，一个看起来似乎那么微不足道的标点符号。但是，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把阿戊教会，在我教他的一、二年级，他从来没有完整地使用过标点。

甫升上三年级，他的级任老师来找我，问到关于阿戊标点符号的问题：“为什么他写文章就是不用标点？无论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我摊摊手，一脸疑惑比他的新老师还深：“不是他打结了，就是我打结了，但是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不解，所以这个问题我一直带在心上，时不时拿出来想一想，没有忘掉。接着他升上四年级，而后五年级。高年级之后，新的年段他又换了一个新的老师。

一天，我在校园里遇见他。他笑嘻嘻地和我玩躲猫猫，五年级的孩子依旧稚气未脱，但长高不少，嬉闹之后我们闲聊。

我说：“升上五年级了，觉得如何？最近快乐吗？”

“快乐呀！就是功课变多了。”他手上拿着零食，边吃边往下叨絮不停：“像从前写作文我从来不用标点，干吗那么麻烦，浪费时间。现在升上五年级，每天都要写日记，我都用标点给它算好格子，每换一行到上面，就画个圈分段，这样就可以写得很少，但是看起来很多。”

他一脸得意，自在无事样，我则恍然大悟！

水落石出，三四年的悬疑得解，我一时虚张厉色，斜睨眦目，

恶狠狠地道：“哦！原来你早就学会标点了，只是不想用而已。”他贼贼一脸，理所当然地努嘴点头，倒显得愚蠢的是我。

后来，在校长会议上，一次教学经验研讨，我谈了这个故事。有校长分析教学方法，一本正经建议我应该改变策略等。我发现这校长还真没弄懂故事的重点所在。我真正要传递的讯息，是一种情境的等待。有时候，我不以为老师教了某些知识或者技巧，孩子没有立即呈显或者表现出来，就表示孩子没有学会；同时，我也不以为所有的学习，都应该在一次里完成，或者在一次里验收。

以阿戊而言，关于标点，三四年后因于偶然，我方才断定他其实当下就学会了，只是如何应用、需不需要取决于他，不取决于我。当他觉得标点只会耽误他课业完成的时间时，对他而言，标点是无用之物；当他发现标点好用，可以减轻他课业的负担时，这标点遂成为有用之物。之于文章的顺畅、词章句读，在他的这个阶段，与他无关，根本不是他所要探究的。这个结果到底如何，只能等待，遥遥忽忽，甚至有可能完全无解，不知密码会在何处启动。情境未到的时候急不得。面对孩子我们常期望立竿见影，事后返观，“急”只是我们内在的无明。

这是我卜居山中教学的故事。

回到都市，我也曾经以校园生态为主题，把观察笔记与作文结合，孩子一整学期的作文簿里，记录描写的全是校园里的植物。三年级的孩子窝在校园里又写又画，一棵一棵，逐一观察。那年春天，在我们认识台湾栾树之后，第二天，班上的一个小女孩瞪着大眼，兴奋地跑来对我说：“老师，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我们家

巷子，整条路种的都是台湾栾树。”膝盖以上统称为树，膝盖以下统称为草，至于是什么树，什么草，视若无睹，视而不见，对许多人而言，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吧。她在这个学区长大，每天来来去去，竟从来没有认识过身边的植物。

春天过去，九月来临，一天清早，她又神秘地带着发现的喜悦对我说：“老师，台湾栾树会开花耶！”我看她一脸清奇，也故作惊讶附和她道：“什么颜色？”她一脸肯定道：“黄色。”

“你确定台湾栾树的花只有一种颜色吗？”我挑着眉毛看她。

她静静地睨我一眼，扭头就走，丢下一句：“明天再告诉你。”

第二天，她又来了，告诉我：“台湾栾树的花瓣是黄色的，花心是深红色的，像丝绒一样。”我又挑着眉毛说：“你确定台湾栾树的花只有两种颜色吗？”她静静地睨我一眼，又扭头就走，丢下一句：“明天再告诉你。”我们就这样一来一往，她从花瓣、花心到花托，逐一把一朵台湾栾树的细碎小花细观到深透。想她连续几天走在回家的里巷间，静静地蹲在栾树下，细审一朵小花，为的是要以此与我应对。天地间无处不有美好，只可惜她生在都会，长天也拼不成风景，里巷间因于偶然，发现了落花形状，一旦在记忆里刻成印记，之前之后，同一条路上已是两种心境。而当她在生活中，开始与季节相有感应，这离我们第一次看台湾栾树的时间已相隔半年，但是故事还没有完，情境所在，仍随机在生活中触发。关于教学与情意，知识的美应当应对于生活中的感知，知识应该结合在生活里。

之后，这班孩子升上五年级，我则转任社会科任教师。一天，我在自己的专任办公桌上，发现一枝台湾栾树的蒴果，那蒴果赭红，满具鲜气，正当季节的颜彩。直觉告诉我，一定是三年级那年我曾教过、带他们认识过台湾栾树的孩子。可是到底是谁就不知了。

许许多多日子过去，一天我在校园里，有一个女孩唤我，大老远地跑着喊是否有看到台湾栾树蒴果种种之语。我定神直道：“哦！原来是你给我的啊！”孩子喜滋滋道：“是啊！我负责外扫区，那天打扫时，在台湾栾树下捡到一枝果实，也不知是怎么掉下来的，就想到要拿给你看，谁知你不在。”

是的我不在，可是有一茎栾树的蒴果自季节中来，在我案头，拍醒我载浮载沉的刹那。那庞大的栾树冠顶，三月新绿，九月黄花碎成飞金，而十月之后逐渐赭红，一蓬赤火焚天，这些都是上帝的推移。而我，就地立着，有童稚从大化中伸掌。我只一季带他们认识树种，多年下来，孩子便自会在生活中串联情节。我的教室远在后栋四楼，她大老远奔着小脚攀上顶层，季节里问津，要与我分享的心是毫不迟疑的。那一刻我虽不在，她手中所持的栾树蒴果已然超脱名物之列，转成心灵之物。

我常想这些孩子长大，将来或离家读书，或外出工作，若在外地看到季节中的栾树，想到自己成长的里巷，栾树是否会成为心中的一种乡愁。带他们看树，原是我的私爱，我不过抛出一个点，在时间的互动里，长达两年、三年，孩子竟铺展成面，时空递转，生活就是故事。情境需要等待，而我们要如何学会从容，才能完整捕得个中情境。

正写着这篇文章，朋友给我转来一则报道，前一阵子法国有个民意调查——“在法国，消防员与邮差是最受欢迎的职业”，并附上了邮差布鲁诺的访问稿。

布鲁诺今年三十九岁，未婚，来自法国中部，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有些骄傲。他说自己不聪明，高中毕业，没考大学。服完一年兵役后，几乎两年失业在家，只是打些零工。之后，他考了两次特考，才成为邮差。然后，他搬到巴黎，开始在第五区送信。一晃眼，已经在同一区送了十五年的信。“而且我还打算，再继续送很多年的信。”布鲁诺对于工作承诺的态度，想必会让许多老板感动。但真的不会感到厌倦吗？“要说我对这份工作有多热情，那倒是没有，但是我也不讨厌这份工作，至少我不会每天起床就皱眉头。”布鲁诺很诚实，他在工作中，找寻属于自己的乐趣。

布鲁诺喜欢在外面走，喜欢跟人接触。第五区位在河左岸最有名的拉丁区旁边，没有观光客的喧哗，却有一种因为历史久远而留下来的优雅韵味。

这个报道一下就吸引了我，它让我感动。这个白天的邮差，晚上是个艺评家。他对电影熟悉，不仅对希区考克、卓别林、史丹利·库柏力克如数家珍，对侯孝贤、蔡明亮、王家卫也不陌生。他看《爱情万岁》，对片尾杨贵媚坐在大安森林公园的长凳上，一个人哭了十多分钟，感到震撼。他说《花样年华》里每个镜头都宛如画境，因此很快就去买了DVD与原声带。

访问稿中传递的讯息很多，有法国人的哲学思维与生活观，且按下不表。同时引发我内在很深感触的是，布鲁诺对工作的态度，不卑不亢，那样真实地认知与表达。工作当然有愉快的时候，工作同时也非常辛苦。人类工作的目的不在存活下去，而是为了要过更好的生活。正常言，工作不会让人白白辛苦，它牵涉到报

酬，也让人从中成长，展现聪明、幽默与创意，并获得成就。但是它也让人窒息。因为，相对于聪明、幽默与创意，没有人会要一个无用的人；当然，分寸拿捏也很关键，水大漫过船，太有用一旦被解释为野心太显，欲加之罪一样阵亡。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前，“工作”一词的意思其实表示“刑具”。

我不也同一个工作做了几十年。布鲁诺很诚实，他在工作中，找寻属于自己的乐趣，有一个还不讨厌、至少不会每天起床就皱眉头的工作。我对自己工作的态度，或者多数人对自己工作的态度，大概不出这样的范畴吧！教书多年，我们的教育很擅长把关爱说得像标语、口号，问起孩子未来的志愿，大人十之八九期待的是医师、律师、工程师……，这个答案典型而标准，但是，生活中真正的感受与认知，如何切近个人心中各种不同的期许？

我是一个白天的教师，夜晚的文学爱好者，在创作的读与写之间，喂养自己的灵魂。文字间的生老病死，可以让人一夕度尽悲欢离合。早岁未经世事，我亦自觉沧桑，但那为赋新诗，纸上人生，还不是实有的经历。生命的成长不易，我们以缓而不着形迹的方式，累累与找寻出口，一点一滴尽在无声之中；生命的摧毁则往往在旦夕之间，令人愕然惊措，迅即而且大块地剥离。以此应对于我的工作，长期与孩子相处，我有一种淡然的热切，面对成长的生命，怀着一种距离的清醒。因为这一种冷寂，让我在距离之外，孩子往往尚未言语，眉眼才动，我便常能洞悉其内里。许多心领神会，隐而不宣的刹那，幽微处，这些蒙童小儿，我了解他们，有时甚且远超过他们某些粗心的父母。许多心照无法言说的部分，是我认为孩子与老师相亲远胜过父母之处。但我又从来不要做他们的父母，近身相搏，把屎把尿的事我从不插手。这情形又更显于都市。父母有父母的盲点，距离有距离的清明。

《山童岁月》在报上连载之时，有人专程上山，想看阿丁。当然是看不到的，虽然他就在我厝边。《山》文当年参加征文，囿于篇幅，关于阿丁我写出的不过个中一二。他在教室打滚，横地撒泼的那一幕，我至今历历在目，甚觉凶险。我深知当下那一刻，若移此景在都会地区，中午时分，家长进出校园行于廊下，窥得一个一年级的小儿，横地嘶吼，嚎得世界要起六种震动，而我身为一名老师，竟在这当下，怡然安和，径自低首划饭，那情景纵然无事，传言出去，怕也难杜种种猜疑。悠悠众口，单一表象下的繁复牵连，可是，那是我跟阿丁对招的关键，容不得任何人插手。我既观察阿丁多时，狠杀妇人之仁，那是我的执意，否则输的不仅是我，也是孩子。

可是，原委是讲不清的。我虽洞悉明明，也暗自惊心，但在山中险舟经过，而我的一个同事却没有我这样的好运。两年前她电话里和我倾诉，约莫相类的情境，引动记者在校门口抽样，拉了孩子便问：“你们老师打不打人？”以此佐证当前体罚比例等，黯然毁她一生清誉。她哀婉地说：“历经此事，要谈体罚的问题，我比谁都有资格。”

孩子当然是可爱的，要人疼惜，教人不忍，但有时孩子也是个野物。如何应对，老师与孩子都需要时间，宽容付与孩子，也需要付与老师，真相会在各自的心中。教书多年，对我而言这是最好的工作吧，但我无法把信、望、爱说得像个标语，叫得像个口号。面对孩子，我从来扮演的就是姑姑、阿姨的角色，也热切也淡然，只插手父母够不到的地方。

曾有人问我，是创作滋润了教学，还是教学丰富了创作。

创作与教学都是成长事业，直见性命，我从不拿它们相互对照，但怎么分得开呢？创作的思维可潜移于生命的成长，生命的

成长可默化于生活所观，而我大半的时间在与孩子应对。一记球发出去，远远的落点会定在何处，我们同时都既是投手、捕手，也是打击手与右外野手。我从青涩与新旧交替的摸索里走过来，球打坏了，一记滚地球狼狈于心，静静留着与灵魂对话，当做成长的因子。球打远了，谁也保不定是不是个再见全垒打，但看在众人眼下，一颗心悬着，跟着转过或数日、或累月，甚或经年，答案不知在悠悠的某处。与孩子的情境，每一个故事都得经历长长的等待，阿甲是，阿乙是，阿丙、阿丁、阿戊……也是，寻常生活、现实里的成长可不是虚拟的戏文，立竿见影，一日里便历尽种种分晓。

布鲁诺对工作不卑不亢，诚实地表白，我想，凡者如我，没有什么高调，尽情尽份就是这样子吧！

总观教书一生，三十年。

从乡村到都市，从深山到海滨，我班上人数最多的一年挤到七十二人，最少的一年只有三人。既经历了台湾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闭锁，也经历了台湾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改风潮。波涛席卷，整个岛上的惊涛骇浪滚滚一时，关于教育，其实从来没有超出政治的算计。推矮于短视、急功、近利，都已老到满地找牙，了无新见。许多事暗里观之心生惊悚，也只能善自警惕。

这本书早该结集，为我自己，也为当年的点滴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我中意的书名初为“中指宣言”，它不仅是篇名，也直击地隐含了我对当年开放教育的心情；如火如荼“一言堂”式的政令，名为开放，实无开放可言，是对民间教改风潮的欺蒙。而今，时过境迁，回顾之际，云烟随风，恒长的只有某些存在的情质。篇

目拢齐，还有一些余温，归田之际，也算稍稍引得一些春风微度，玉门那头自有来人，我的这一页是翻过去了。

船帆尽处，把探红尘，即便不为任何操烦，到得终了也要青丝衰败。想我长时以来，往往有一搭没一搭，一句话也可和孩子绕行很久，我能在工作中找寻自己的快乐，这是孩子有恩于我。但必然也有我错待过的孩子吧，某些惦记的至今还在心上，有心、无心都得忏悔。如是，鬓发霜白又算得什么！挚心等候天罚，俯首偿还，我是吭也不会吭一声的。

若再总结，絮语一二，我两指拈花，画下一道眉批：

早年不懂得孩子，因为不懂得生命。

后来生命日有经历，遇到的失落与挫折多了，回首之际，发现日渐懂得了孩子，原来是因为懂得了生命。

生命从青涩里来，体会到个中极处，对孩子极度宽容，是因为对生命不忍。

同缘于此，后来的几年我与孩子极度疏离，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我要转向另一条路去了。

教育不过就是生活。法国邮差布鲁诺不是个体，也不是一天长成，那背后还有一个法国人的哲学思维、生活观与文化的厚度，教育其实只在生命的对等交会。

【辑一】

师生的情谊

